

詩後略跋數語曰：「中秋夜登民治園城樓之作時在民國十年」並爲我題款曰：「恕人老弟法家正是，三十七年十二月于右任」

右老當時的傷時憂國之情，從他題這首舊作時就可以想像得到。

給我的寫完以後，又給我的女友另題一幅條幅，也是用核桃大草書字體寫的，那是：「我與天山共白頭，白頭相映亦風流，羨他雪水漑田疇。風雨憂愁成往事，山川顛頓幾經秋，暮雲收盡見芳洲。」

# 我所認識的羅恕人將軍

## 不服小林德的氣

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廿五日下午三時，我從外面回到臺北友人寓所，主人告以羅恕人將軍來電話約我赴國際飯店品茗。時有大颶風進襲臺省的氣象。人心惶惶，我不敢出門，亦未跟恕人再聯繫，次日大風驟起，淫雨交作，臺北市水電皆停。迨廿七日報載恕人逝世消息，我爲之震驚不已，急馳往羅宅探視究竟。據其家人言：廿五日下午三時恕人以未獲約我外出消閒，閉門晝寢，迄五時半猶未起，家人啓門視之，即見其倒臥地下

款題是「浣溪沙哈密西行機中作××女史正之，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于右任」

題寫完畢，右老叫副官取過一冊「右任詩存」來，送給我，並題款在上面道：「恕人弟惠存，右任三十七年十二月」。

這冊「右任詩存」是右老的弟子，聞人如張治中，吳開先等二十五人，用硃墨印刷二百部，以紀念右老於中華民國三十七年戊子春日度七十榮慶的。我不但有這福份獲得一冊，而且由右老親自題款送給我，至今視如至寶，不時捧讀吟誦

，口吐腹中食物，痰集喉間呼呼有聲，急送臺大醫院救治，迄深夜乃告不起矣！我與恕人相交逾四十年，誼同昆季，彼於臨死之前尚望跟我一晤而未能，應有遺恨；余則落拓天涯，痛感故交凋零，涼涼踴踴。人生至此，其何以堪！

我於民國十八年識恕人於南京，時君擔任國軍許克祥師部駐京辦事處主任，我於役內政部，彼此廝所距離近，過從密切，每逢週末，常聯袂赴滬上，必下榻馬廳「一品香大旅社」。上海法租界有一輪盤賭檯，規模宏敞，君常往參觀，亦試投小注，久之，君憑其數理智慧，體會盤中

。如今右老仙逝已五周年，行文至此，我展卷省視，中心着實有無限哀思！

當晚我同女友叩別右老之時，我爲老人家開開心道：

「老人家萬請珍重，在廣州恭候證婚，這次一定要拜請老人家親自蒞臨了。」

右老點點頭，他和我都會作會心微笑。因爲在重慶時期陸鏗兄的婚禮，他因特殊原因，不曾親臨，只派侍從秘書李祥麟去代表用印而已。

(未完)

雷嘯岑

丸粒旋轉的竅要所在，每博必勝。一夕深更，君抱鉅萬鈔票歸至旅社，急呼余起，商量現鈔度藏何處爲妥，蓋我倆皆未攜帶箱篋也。於是，我二人的枕頭下皆墊滿了鈔票，擁金而臥，心情緊張。次日偕赴「先施」「永安」公司大購物品，記得我買了一件法國毛葛的夾袍料，每尺價值大洋八元，可謂奢華已極。這件夾袍後來於對日抗戰期間，在四川旅途中遇覆舟之災，連同其他的衣物，盡葬魚腹了，是亦悖入悖出之義有然歟？

恕人年齡小我五歲，畢業長沙中央軍校分校後，在南京爲許克祥師部効奔走聯絡之勞，抑鬱

無懼。君寓樓下有日本電訊同盟社特派員小林德夫夫婦居其間，我與小林亦熟識。一日，小林約恕人和我在樓下茶叙，談及中日國交前途，小林謂中日兩國若開戰，日軍在三個月內可以佔領華北，進攻南京，即令英美出面干涉，日軍亦無所畏懼，佔呂宋，下南洋，輕而易舉云，其說甚狂。恕人聞之大不快，登樓憤然語余曰：「就憑小林這番狂言，我不能再幹閒職了，不去帶兵，即入陸軍大學讀書，準備將來跟日本人較量一下身手，我就不服這口氣！」未幾，君離京入軍中服役，我亦奉調赴湖北從事地方行政工作，彼此音信隔絕數年。迨民國廿三年秋間，我在鄂西忍接恕人由南京來函，謂已考入陸大特二期，實踐當年誓言，期報小林德之辱。又告以陸大猶未上課，很希望我能到京滬玩玩，並不需要我花錢，他身邊的鈔票麥克麥克呢！我復信以身居地方行政首長之職，未能應命。嗣是睽違多載，文武殊途，消息鮮通。旋我轉赴巴蜀、貴陽各地，君於陸大畢業後，以中日戰爭發作，受命入陝西國軍胡宗南將軍幕府擔任軍職，繼於甘肅酒泉主辦西北青年訓練班，集蒙、回、維、吾爾族的優秀青年於一堂，而以培育抗日的軍事幹部人才為目的，採取軍法部勒，成績斐然，中樞最高統帥親臨檢閱，頗稱其能。然而恕人對國家民族與夫立身行己之磊落志節，其可稱道者固不在此也。

### 新疆之變魔窟脫險

新疆素為俄人覬覦地區，它利用當時少數民族，對中國進行分裂運動，所謂「東土耳其斯坦

共和國，」就是受俄人教唆起來而創出的新名詞。自從盛世才於對日抗戰中期，把新省統治權交還中央，國軍陸續進駐新疆境內後，蘇俄不敢明目張膽的直接製造新省動亂，乃唆使中共匪幫乘承衣鉢，夥同少數的民族叛徒，釀亂如故，而以蘇俄為後援。俄共駐迪化的領事館，人員經常在千名以上，軍火儲藏亦充裕。恕人於民國卅七年奉檄赴新省擔任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兼伊犁、迪化警備司令後，即以防制共禍為職志。他在迪化市高處架設大砲，對準蘇俄領事館，擬於必要時將該領事館轟毀之；又曾秘密修築隧道，直達該領事館地下，如發生共黨叛亂，先將此共禍策源地徹底加以剷平，決無妥協餘地。迨「西北軍政長官」張治中坐鎮新省，倡言和平，暗與俄毛共匪通謀叛國，恕人尤憤憤不平，然以中樞尚未明令制裁新省共匪，而國軍在新省的統帥陶峙岳亦與張治中狼狽為奸，怵於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之義，唯有忍隱觀變。一日，西北軍政長官公署舉行會議時，竟有人在會場散發共匪宣傳品。是時張治中，已赴南京，由陶峙岳主持一切，恕人與陶同屬湘人，又曾隨陶服軍職十餘年，情感素來不壞，他即席提出抗議，認為共匪如此橫行，若不從嚴究處，未免有忝職責，然陶氏態度模稜，無所指示。會後，恕人即與國軍將領馬呈祥等密謀對策，擬將長官公署秘書長劉孟純，新省府委員阿合買提江，迪化市長屈武等著名的共匪同路人，一律予以逮捕。陶峙岳洞悉其情，急約恕人赴總部談話，不能不去，然恐此去兇多吉少。他臨行囑託騎兵軍長馬呈祥，每隔半小時即以電話尋恕

人，倘無本人接話，即係發生了事變，可由四十六師發難，聯合騎兵進攻長官公署；同時他自己亦身懷短銃，萬一與陶談話決裂，即不惜五步流血，兩人同歸於盡。其壯烈精神，真所謂「疾風知勁草」也矣！當恕人在長官公署談話之際，馬軍長電話連續不輟，陶殊詭異，詢問恕人胡為忙迫若是？恕人乃以前情如實報告，陶謂：「你是我的老參謀長，又兼同鄉之誼，何致如此呢，未免太多心了！」恕人見陶態度依然曖昧，祇好與辭告別。斯時共匪已渡過長江，蔣總統宣告引退，首都亦放棄了；大局岌岌可危，陶峙岳旋通電主和，其他的國軍高級將領，除馬呈祥以外，皆無堅決表示，恕人統率的四十六師官兵雖然忠貞不貳，但聚寡懸殊，後援缺乏，犧牲固屬無益，撤走更不可能，而自身矢志不從賊，唯有離開新省之一途。可是，要脫離共匪區域，談何容易！何況交通阻絕，除跋涉雪山峻嶺，投奔巴基斯坦外，別無生路，而統兵駐防邊陲要道的原有國軍部將，皆唯陶峙岳之命是從，假使恕人平日人緣不好，而其四十六師官兵對恕人稍有携貳，他就插翅亦難飛過天山。他在這種危難環境中，能够從容脫出魔窟，足見其精神感召力為何如者，廉頑立懦，可以風世也！

### 歷任顯職安貧樂道

恕人展轉流離到達了香港，聞余在港從事新聞工作，連夜尋我晤談，莫名驚喜，即向我敘述在新疆的一切經過情形，相與慨歎不置。他說：「當年小林德狂言之辱，總算昭雪了，却又遭逢

共禍，其情視日本帝國主義者尤可惡。老子就不信邪，今後有生之日，非跟賣國賊的共匪幹到底不可！」他到臺灣後，政府軫念其賢勞，亦嘉其忠勇志節，立予擢用；先後出任，師長、軍長、兵團副司令、金門防衛副司令官等職位，君亦悉力以圖報備，當年由韓國戰場歸來臺灣的反共義士萬餘人，開始就是由君負責管訓之責，卓著勞績。

恕人治軍殊謹飭，然對部屬多惠愛，平日持身亦恪遵軍人規律，唯拙於籌維家人生計之道，

初賴賢淑的夫人維持家政，兒女皆長大成人，各受高等教育。自羅夫人不幸殞命後，君矢志不續娶，家事無人料理了。數年前，君患喉頭癌，赴美醫愈歸來，自覺此身是多餘的生存，人生觀發生了變化，得暇亦偶爾從事社交應酬，出入酒家茶肆，即招致外來的訾議，君坦然不以爲意，且申請退役。我聞其退役消息，曾責備他反共目的未達，不應早日告退，他答道：「遲早總是要退開的，不如早走爲是。何況舊日的部屬多已爬到

我上頭了，再幹亦就太無意思呀！」君一生不事生產，退役後每月生活頗拮据，君逝世後，兩袖清風，家無餘貲。莊生有言：貧者士之常也，死者人之歸也。恕人九泉安息，得無遺憾否？吾書至此，慨然根觸，墨淚交迸矣。君大殮之日，余有聯語輓之云：  
勳業憑運會造成，時際末流，守道不渝常遭忌；  
友情視弟兄尤厚，變生頃刻，臨危訣別痛無從。

# 「幸」災「樂」禍

## ——寄語臺北市長高玉樹

楊 廬

中秋佳節艾爾西來訪，十月三日美勞西蒞臨，兩位佳賓帶來的風風雨雨，使中南部蕉園樹倒果飛，東北部一縣市幾成澤國。損失之鉅，無法估計。不知多少家房屋毀壞，衣物泡水，至今猶仍沒錢補救修理。而蔬菜猛漲，瓜果貨希，升斗小民曩時一日菜金，如今却祇能買到青菜一斤。何時回跌，據說可能遙遙無期。於是先生喚聲嘆氣，太太左支右絀，小孩子臉上也有了淒惶之色。這兩度西風東襲，看來其嚴重影響還得持續一段

期間。難怪人們談「西」色變，羣相指摘臺北市長高玉樹先修路，後通下水道的決策爲不當。雙十節慶祝大會上，高市長站在黃國書院長身旁，看他緊鎖雙眉，像有很大的心事，小百姓的同情心不禁油然而生，以修好馬路、整頓市容配合觀光事業言，高市長這些天來似乎很受了些冤屈。因而想到寄語高市長，何妨心腸硬些，將抱定主張，已決政策，爽性貫徹到底。本來嘛，「有客自遠方來，不亦說乎」，中國人天性好客，

鴉片戰後，又多多少少有些崇洋、媚外心理。如今我們飛機泡過湯的國際機場，各國班機，穿梭來往，中外佳賓，絡繹載道洋人不斷來遊，即此一點，已可證明臺北市政之進步，社會之繁榮。那光滑平整的大馬路在地上，又髒又臭的下水道在地下，做官的，爭取表現，當然就該先建設人眼睛看得見的。看不見的呢，乾脆眼不見爲淨。何況惡風來襲，一年能有幾天？失蹤死亡，也祇寥寥可數的那幾條人命。